



金银花

○ 刘年贵

五月，金银花开得正旺，成为点缀在这个时节的一道彩虹。

我的故乡在南方一个群山环绕的偏远小山村，四周山上树木丛生。有的金银花像一口挂钟笼罩在高大树木的上面；有的如一块金丝、银线织就的绢帛覆盖在低矮的灌木丛之间。远远地望过去，仿佛这苍翠的青山成了一块硕大的碧玉，上面镶嵌着金丝、银丝构成的美妙图案，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还记得，幼小的我戴着草帽，跟随母亲穿行于高山密林之中去摘金银花。金银花高高地悬在空中，需要借助自制的木钩钩住挂满花朵的藤蔓，拉至手够得着的地方——有时候它们的藤蔓挂在高高的大树上面，需要小心地先攀至离藤蔓最近的树杈站定，然后用木钩将藤蔓轻轻地拉至跟

前——当然这项任务一般是由我来完成，母亲在一旁一再叮咛我：“不可用力过猛，莫把金银花藤蔓拉断了，因为金银花是大自然的馈赠，‘杀鸡取卵’的事情不能干。”

采摘回来的金银花被母亲小心地倒入大竹匾内，然后轻轻摊开，细致地挑选出混杂其中的枝叶，再把挑选干净的金银花转移至直径只有一两尺的小竹匾内，竹匾架在院子里平行摆放的两条长凳之上。这个时节，家家户户院内排满了一溜大小不一的竹匾，竹匾内的金银花在阳光映照下，分外耀眼。院子上空飘荡着金银花的幽香，引得蜂蝶纷纷前来，于是家家院内金光银光闪耀，光芒中蜂蝶翩翩起舞，场景甚是美妙。

晒制的金银花干，大部分被母亲拿到集市上卖钱补贴家用，剩余部分被她小心地收

藏起来。我们偶感风寒、感冒发烧时，母亲取出一小撮金银花放于大碗内，注满开水，盖住碗口闷泡三五分钟，让我们趁热喝下去，捂出一身汗，症状准能有所缓解。

而今，母亲年迈，我也在研究生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需要母亲如此艰辛地劳作了。可是母亲依然在每年五月里采摘一些金银花。每当我出门远行时，母亲总会递上一包准备好的金银花干，说是以备不时之需。

我总是心头一热，颤抖着双手接过。这金银花吸收了故乡山水的灵气，沐浴过故乡的阳光、空气和风雨，经母亲慈爱的双手细心呵护晒制，每一朵都浸润着浓浓的乡情和母亲的心血。

在我看来，那开在五月的金银花，已然融入我的生命和血液里。

麦浪中的故乡情

○ 黄廷付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里，我每天与机器的轰鸣和汽笛的交响为伍。我工作的工业区紧邻着一条河，河对岸是一片广阔的麦田。立夏以后，我就能看到那片麦田泛起金黄。站在高高的楼上，望着那泛黄的麦穗，心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涌起对故乡麦田的思念。此刻，我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麦子也应该黄了。

下班后，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母亲说：“家乡的麦子也黄了。”语气中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劳作的疲惫。她告诉我，村里依旧是那些熟悉的景象，年轻人都在外面打拼，只有老年人在家里守望着这片土地。

如今，收麦子已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繁重。那时候，每当麦子黄了，整个村子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活力。男人们开始整理家里的农具，锄头、镰刀需要磨利的磨利，需要修补的修补，需要换新的就提前去集市上选购。女人们则负责家里食物的储备，会去集市上

采购一些能存放的蔬菜，如粉丝、洋葱、土豆，当然少不了自家腌制的咸鸭蛋。

老人们凭借多年的经验，每天都会去田间巡视。他们会揪几个麦穗，在手里轻轻揉搓，然后吹一口气，让麦壳飘散，手中只剩下麦粒。他们根据这些麦粒的饱满程度来预判今年的收成好坏。有时候，他们会把麦粒放嘴里嚼一嚼，品味着麦子的香甜，然后回家告诉家人：“明天南边地里那块麦子可以割了。”于是，家家户户都会早早吃过晚饭，男人们磨好镰刀，女人们刷净锅碗，小孩们早已躺在床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二天要早起去收麦子。

那时的清晨，天还没亮，村子里就已经热闹起来。人们扛着工具，提着水壶，带着简单的食物，走向田间。孩子们也会跟着起床，尽管我们还帮不上什么忙，但那份兴奋和期待早已溢于言表。随着太阳升起，一片片麦浪在人们的劳作中倒下，露出了黄色的土地。汗水的味道与麦香混合

在一起，那是最朴实的劳动气息。

现在，机械化作业已经取代了大部分人工劳作。收割机轰鸣着在田间穿梭，效率比起人工不知高了多少倍。可是，每当我看到那片泛黄的麦子，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怀念。那是对童年的记忆，对家人的思念，对那片土地的深深眷恋。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或许已经不再需要亲手收割麦子，但我们依然需要那份来自土地的教诲，那份对粮食的敬畏，以及那份对家的深情。即使我们身处异地，心中的故乡情却如同那片金黄的麦田，永远泛着温暖的光芒。

此刻，我在楼上望着那片泛黄的麦子，心中默默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明年能够回到故乡，亲自站在金黄的麦田中，和家人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因为无论我们走多远，那片麦浪中的故乡情，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温柔的部分。

我的白发亲娘

○ 雷长江

二十多年前，母亲的一头黑发开始变白，起初是鬓角，然后是前额，最后是脑后。母亲不忍心看镜子中的自己，觉得又老又丑，于是买来染发剂开始自己涂抹。经过一番打理，母亲的头发变得黧黑，只是少了点光泽。但母亲也很满意，毕竟照镜子再看确实年轻不少。

我曾经看过母亲当姑娘时的照片，荷叶齐耳短发，面容清秀，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标致女子。可叹岁月不饶人，转眼四十多年的光景，她的大孙女都已到了她那时的年龄，水葱一样的年华。“人怎能不变老啊！”那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饱含些许感伤。

母亲22岁时嫁给了长她4岁老实巴交的父亲，第二年有了大哥。在大哥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所在的煤矿要去支援西南三省建设，他主动请缨去了条件最艰苦的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个偏僻的乡镇煤矿，谁知这一去便是三十年。

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人，下有孩子，白天去生产队干活，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下做针线，家中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张罗，从来没有怨言。父亲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为了在家帮母亲多干点农活，他把假期都安排在春耕大忙的季节。假期总是很短暂，他不得不多次向矿上续假。母亲总是催促说：“走吧，走吧，这农村的活儿是干不完的，赶紧回去吧，不能耽误上班。”

那年月，农村条件艰苦，我家劳动力少，只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家里常常青黄不接。好在春天的时候，母亲提前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大苞米，穗子每每刚刚定住浆，她就劈下来，在小队的石碾子上碾碎贴大饼子以缓解燃眉之急。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她始终坚持让我们哥仨读书，即使日子再苦再难，这个信念也没有动摇过。她常说：“农村孩子只有多念书，才能改变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才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哥仨很争气，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专，相继跳出了农门，在城里买了楼房安了家，这在我们那个小山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父亲退休回到原籍，和母亲守着乡下老屋，侍弄菜园子，养猪养鸡，过着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那时候母亲的头发全白了，她依然钟情染发。我告诉她，那种廉价的染发剂有毒，经常染发对身体不好，况且有时候染不及时，长出来的白发和褪了色的半截发梢过于显眼，还不如不染，满头银丝光洁鲜亮，多好看！母亲虽然有点不甘心，但还是听从了我的建议，从此不再染发。

今年“五一”假期回家，下了山梁儿离家还有一段距离，我就清楚地看见母亲站在屋后那棵开满花朵的老梨树下向我们这边张望，瘦小的身影，满头的银发，瞬间让我热泪盈眶。